

張文光：六四平反墨始乾

之六：民主司徒華一生追求民主，普選是他的香港夢。

司徒華對民主悲觀，因為他曾經受騙。那是《中英聯合聲明》公布前，司徒華被特別安排，了解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的內容。

晚上，他回到教協，帶點激動對我說：《中英聯合聲明》條文，保證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，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，向立法機關負責。這就是民主了。

教協人感到興奮，我們支持回歸，何況是民主回歸？於是，教協會積極參加選舉，先派副會長趙善炬參加沙田第一城的區議會選舉，學習選舉經驗，大勝而回。接着由司徒華參加教學界功能組別選舉，亦旗開得勝。

當時，教協對民主政治有着期待。司徒華說：權力轉移是過渡期的最大特點，選舉是最重要的社會運動。當時，香港還未見過六四前後的百萬人大遊行，所謂群眾運動，幾千人已不得了。唯有選舉，過百萬人和平投票，就是一次動員群眾的過程，教協怎會缺席？

司徒華進入立法局後，爭取 88 年直選，卻遭受中英政府聯合反對。成為《基本法》草委後，才發覺「選舉」不等於直選，而是包含着各種小圈子選舉，他終於明白，民主極為遙遠。

80 年代的高山大會，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成立，這是民主派的旗艦，匯聚着不同團體的青年，爭取民主《基本法》，更組織民主對話團，往北京見港澳辦的李後。李後由抗日講起，說國家富強要有民主，說得楊森等眉飛色舞，以為民主將至。但司徒華已清醒了，提醒年輕的戰友們，說民主路艱難崎嶇，民主派準備 20 年在野。大家正半信半疑之際，六四鎮壓的一聲槍響，驚醒了我們的民主夢。

六四過後，過去不談組黨的司徒華，終於與戰友組織港同盟，組織一個沒有黨名的政黨。李柱銘與司徒華分工，李柱銘領導港同盟，司徒華領導支聯會，香港政治從此改變。

司徒華在民主黨，被形容為黨鞭，並非真正職位，只因他律己以嚴，以身作則，將守時、慎言、廉潔等規範，用於立法會黨團，被外界視為黨鞭。司徒華關

注大是大非，但也重視生活小節。他曾建議我們：携備日記冊，記時守時；携備記事簿，記錄意見問題；提出問題，抓住關鍵，想想解決方案，不可節外生枝。

這些意見，不是人人願做，單是守時和慎言，在公務繁忙、經常發言的議員，更難以完全做到，有時會被他批評，愈近的人愈易中招，要花很長時間洗底。但司徒華的高要求也有好處，令港同盟和民主黨的 20 年歲月，整體操守仍然廉潔乾淨，這也是 80 年代社運人的特點。

司徒華不喜歡議會工作，但重視民主黨的政治路向。他對政治深思熟慮，一旦成形便擇善固執，但卻並非不可改變。若決定經集體討論，他會接納投票結果。遠的不說，就像「五區公投」和「支持政改」，當民主黨仍未有組織決定時，司徒華當然有個人的觀點，觀點也會隨着社會討論深化和調整。但當民主黨大會投票後，便會守着決議，即使被辱罵與圍攻也不改變。

公投和政改都是大事，需要黨內一人一票作決。民主黨需要的不單是過半數通過，而是要高度共識通過，才能避免分裂。從這角度看，李柱銘、司徒華、劉慧卿，甚至 6 人小組和年輕黨員的觀點，在黨內都有影響力。若當中有人強烈反對，都會降低高度共識的基礎，導致民主黨更大的分裂，通過的後患更多。

從這角度看，哪有人可以一鎚定音，何況是病中的司徒華呢？

之七：民運

司徒華的中國夢，當然是平反六四。他為六四流的淚最多。

司徒華有份創立的三個組織，教協由我負責，民主黨是李柱銘等領導，而支聯會則由司徒華親力親為。六四的大事，如組織支聯會，如黃雀行動，流傳着很多故事，有真有假，但沒有必要重複。

支聯會有兩件事，足以反映司徒華的堅持。一是書寫揮春，二是愛護義工。司徒華的書法很好，為了宣傳民運，90 年開始在維園寫揮春，慢慢擴展至港九新界，每年超過 100 小時。若問司徒華寫了多少揮春，保守估計也有 20 萬張，或可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。

但司徒華不是為了世界紀錄，而是為平反六四，為支聯會籌款，為接觸群眾。我曾看過司徒華的記事簿，揮春日程，密密麻麻，忙過選舉。年近歲晚，天寒地凍，還在街頭開筆，簡直難以想像。但司徒華卻視寫揮春如練氣功，只在維園停了兩次，一次是冷病了，一次就是患癌，由我與何俊仁頂上。

春蠶至死絲方盡，六四平反墨始乾。揮春就是六四的堅持，無可取代，無人能及。但在揮春以外，他最愛護和不捨的，是支聯會的義工，尤其那堅持到底、不求名利、共歷風雨的同志。司徒華形容他們：一松一竹真朋友，山鳥山花好弟兄。弟兄也包括姊妹。

沒有人敢看輕支聯會的義工，沒有他們的堅持，支聯會不解自散。單是一個六四集會，不過 3 小時的悼念，現場準備起碼 3 天。每年歲暮的維園年宵，日間要開工，晚上要睇檔，寒風冷雨，辛苦不足為外人道，算算日子已 21 年了，何況每年支聯會大大小小的活動呢？

義工當中，有人已等不及六四平反，離我們而去了。最令司徒華傷心的是劉常佳女士。她是患腸癌而去的。離世前正值司徒華的立法會選舉，醫生不許劉常佳出院投票，成為她離世的憾事。但她要求司徒華，用民運 T 恤和襟章陪葬，更希望平反六四時，千萬記得到她墓前告訴她。

這是多麼令人心碎的故事，但卻是支聯會義工的真實寫照，司徒華怎會不愛他們？他們是支聯會的脊梁呢！因此，寫支聯會，要寫義工，司徒華應是絕對同意。如今，司徒華也去了，他能在天堂與劉常佳相遇吧。但我們也要努力填補司徒華的工作，與義工一起奮鬥到六四平反，然後告訴司徒華與劉常佳，讓他們在天之靈安息。

每年的六四維園，司徒華都會讀悼詞，若英靈是天上星星，人間是燭光如海，天人的心靈是那麼接近。今年，六四維園的燭光仍在，司徒華已是天上星星，他的靈魂會到維園吧，像星光閃爍，像暖風吹過，像燭光滴淚，像歌聲飛揚，像《江河水》嗚咽，願每一個環節都有你的愛與夢，長留人間。

之八：遺志

司徒華已離開人間，他的遺志極為清楚：平反六四，爭取民主。他最上心的組織，是教協會、支聯會和民主黨。教協會是他的心血，支聯會是他的意志，民主黨是他的奮鬥。裏面，有教師權益、有平民教育、有社會公義、有自由法治、有平反六四、有民主中國，有他一生未完的夢。

司徒華第一次參加立法局教學界選舉時，寫了一篇「鞠躬盡瘁，貫徹始終」的文章，他說：「一個人活着的意義，是在於別人因為自己的活着而得到幸福和快樂；自己也因此而得到了幸福和快樂。」那時，還未爭民主，還未到六四，我們真不知道，前路竟是那樣艱難。然而，四分一世紀過去，司徒華經歷了無數風波和考驗，終於息勞歸主。他留給我們的仍然是「鞠躬盡瘁，貫徹始終」的堅持，寧靜致遠，淡泊明志，給人以幸福和快樂，溫暖人心。

司徒華喜歡讀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當中最喜歡的一節，代表司徒華的教育信念：克利斯朵夫背着一個沉重而嬌弱的孩子，在黑夜的激流中渡河。黎明的時候，克利斯朵夫終於到達彼岸，快要倒下來之前，他對孩子說：「我們到了！唉，你多重啊！孩子，你究竟是誰呢？」孩子回答說：「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。」

司徒華常引用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，這是他年輕時的理想，竟成為司徒華奮鬥一生的寫照：人生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生命，它屬於我們只有一次，當我回首往事時，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，不會因為虛度變幻而羞恥。當我臨終時，我能夠對自己說，我已經將我最寶貴的生命獻給人類最壯麗的事業！

司徒華離世前夕，最渴望讀到的是《聖經》，經文有〈詩篇〉23 篇：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祢與我同在。有〈約翰福音〉12 章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結出很多子粒來。

司徒華在教育、民主和愛國的路上，實現了年輕時的志向：當臨終時，能夠對自己說，已經將自己最寶貴的生命獻給人類最壯麗的事業！司徒華一生愛國和民主的堅持，就像一粒麥子，在生命不息的奮鬥中啓蒙着很多後來人，樹木樹人，薪火相傳。

（標題為編者擬。二之二·完）